義門先生集

何義門先生像

吳江翁栅摹

綫無顣傻無饞
過坏不係孔榮
不累烏兮斯人
無乘成丘晞而
師香之世
咸豐紀元許槤
贊羿篆

義門先生集目錄

卷一

序

壽序

卷七
書

家書摘錄

卷八

跋

卷九

跋

五言古詩

遠梅

石梅

落梅

紅梅

疊梅

綠蕚梅

再賦二首

蠟梅

康熙辛巳冬日安谿先生再被哈密甜瓜之賜也

得大兄親剖與嘗遏占六韻申謝

夏日過蘭雲堂偶成

賦得佛容爲弟子天許作閒人

贈玠老

長干浮圖國力所造倐焉告災庚辰再過恠復新
之異詢其自而紀小詩

安谿先生保定署中偶得西洋花一本數葩並蔕
望之似木芙蓉而氣甚郁烈纖南秋容此日增
麗爲之賦詩

讀中州集周得卿謁先主廟詩

馮已蒼謂作江韻詩皆愿物偶和王荆公韻爲一

篇希不見嗤于馮氏也

商邱中丞移家園牡丹四種植于法螺精舍入山正會盛開漫效俳體

滄浪亭西石枰僧院淡色一叢亦中丞公分植并記四韻

劍池

雪後戲書

送友之長沙

共食鹿尾戲作

壺甘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墓碑銘全祖望撰

祭文儲大文撰

義門弟子姓氏錄

義門先生集

歸安吳　雲
元和韓　崇　同輯
吳江翁大年

卷一

序

郭鯤溟先生詩集序

鄉先生鯤溟郭公初筮仕為袁州理官會嚴氏新敗世蕃不之戍所為横于鄉如平時公盡廉得其不道狀南京御史林潤以聞卒論如法能使萬物吐氣至今婦孺猶道公之名氏余初意公為人發姦擿豪峭特敢決始

趙子都朱子元之流及從其後人得公穆宗初元爲吏部屬應詔陳言皆務引大體疎暢洞達有儒先君子之風乃知公所蘊宏遠非僅意氣激發快一時之人心者也旣而其五世孫鸞重刻公詩集四卷閒以見遺一再尋諷則近體尤和平溫厚得大厯貞元韻味爲多同時朝士有詩聲者或未之能先益信公陶冶性靈故有和粹之積焉若勵威嚴逞鋒銳則淺丈夫末事而豈足以知公哉漢宣帝有言今吏或以不禁奸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公旣爲袁理官袁事之空閒孰有大且先於世蕃者殲一方之大憝申

廟堂之佚罰俾毋至於失中誦其詩以知其人適無改於平日之和平溫厚而已然後之居政府者遂以此嗛公謂其不務優假褭輔立朝必將唯敵是求而中人亦惡之萬厤甲戌公爲考功郎不滿百日江陵遂出公爲江西參政公亦引疾遄歸不復展所藴矣公之卒以庚辰越二年而江陵沒於位言者追論之其禍幾與分宜並向使江陵之爲相也能容如公者嚮嚮與爭得失可否則有所顧藉可以無敗卽身沒勢移猶有如公之平心得中者別白生平功罪其禍當不至若是酷也亦何事預爲排擯而傾軋反出所備之外哉吾又因誦公之

詩而不能不三歎於後事者也公生平文多散佚其應
詔陳言及請治中官一疏卽附見詩集之後吾黨小子
庶皆因之而有所興起云康熙癸巳秋日後學義門何
焯謹書

魏篁中詩後序

揚州之士其文尤儁上者曰魏君篁中予未之知也已
丑哭吾師宗伯吉水公於安空歸由江都偶過前輩退
谷先生寓居案上見制舉文一冊披讀之翩翩乎逸才
靈氣不從人閒來稍憎其類仲宣之體疑賦慧多而嗇
於福澤也問之則魏君以丙子升名薦書再上春官不

見收前五年大劫矣予把卷嗟誦曰東坡有言其清可以仙其寒足以飢君文其是乎越日君令弟蒼水袖君平生詩八卷乞退谷爲前序謂余能讀君文也亦屬以後記予從退谷咀翫君之詩韻味清遠與文略類其獨出無前波瀾開起藝馳騁韓門兼摘六代之豔者雖得年不永未造老成而去俗萬里固難以字之安律之諧較其工拙矣昔杜牧序長吉詩模擬形似角立爭奇余媿薄才不能吐一奇語惟其知之最晚惜之最深差可對於杳冥云耳長洲何焯

亭林先生老而好學遇事之有關於學術治道者皆細書劄記述往俟來其用意豈止博聞强記蘄勝於不說學者哉身歿後遺書悉歸於東海相國然不知愛惜或爲人取去此篋中隨筆一冊余於友人案間得之視如天球大圖時一省覽以警惰偷南北奔走未嘗不以自隨也先生所箸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余曾在相國處見一帙言治河事亦如此細書者不識能寶藏否若遂付之鼠齧蟲穿不惟有負先生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庚午仲秋之月後學何焯識

姜西溟四書文序

慈谿姜丈西溟以唐詩宋文晉字擅名者四十年己未用大臣薦入史館不及鴻詞之試獨未授官僅會七品俸分撰明史引内閣中書例每京兆秋賦猶屈首逐六館之士裹飯攜餅提三錢雞毛筆入試丁卯主司已定監元復爲外簾所抑至昨歲始得解雖被黜落者皆爲喜相告也姜丈與劉兄大山同爲分校某公所薦大山將雕其平日科舉文字爲行卷咨予抉擇而自敘其不如姜丈手以視予予受而疾讀洵均之爲國工也蓋大山之文宏而肆姜丈之文清而溫然所清溫者自縱橫博辨極其所至洗鍊以歸於粹其風格高矣炎焰長矣

參觀少作不可以知用工之濮乎予竊怪古今文人慣
其道之鬱滯多流爲悲涼怨思詭謬聖籍初不自禁而
姜丈之爲文也加粹焉己未以後古文尤貫穿六藝非
自孔氏者不道何其謹也昝李長源由薦書從事史館
館中新進雖所長尙不滿其一笑而從事職書寫止若
今史館之有謄錄耳人以府史畜之長源不自聊至于
詈李交訟而罷元裕之論其詩爲詞旨危苦鬱鬱不平
者不能掩也方今士大夫能以道相高姜丈卽得專纂
述之事與編檢釣禮及修本朝一統志又得預焉葢亦
可謂獨遭其盛歟然而汗青頭白猶著麻衣歎老嗟卑

不形篇翰非君子有德之言殆未能然也太史公慼子虛大人其指風諫作相如列傳直書其臨邛之事蓋以奢才若相如雖不護細行然不可辱在泥塗而狗監皆得言士是武帝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明守科舉之法不通其變有才而操行修潔者亦多湮沒於場屋如歸熙甫晚晚一第宰相力引之始以冗散獲挂朝籍況唐寅徐渭張大復唐時升之徒哉好古者無以競勸文章且遠遜唐宋何望兩漢美丈纂述餘暇反覆史家之微旨或當有輟餰長思所關非特一身之窮達者乎盍并論大山他日當路何術而思天下無滯才也康熙甲戌十

月長洲後學何焯書

楊易亭制藝序

有明之代詩筆皆不克突過前人經義以之取士奔走二百餘年之豪傑宋元文集中所載其神味風骨莫能當也莊簡楊公既以雄文奮興於永陵季年而端孝忠文兩先生繼其淵源忠文領解南畿尤能踸踔一時偽子波流憯其所遭之不幸未及如莊簡之大顯也忠文仲子易亭先生痛心家國之故不應有司課試今且老矣而顧好爲經義積成巨編噫豈非先代典章損益幾盡而此猶爲未變之制乎近時澹歸禪師徧行堂集亦

載經義若干首一以爲篋中之殘燭一以爲髻上之著簪讀之其亦可泫然而三歎矣

行遠集序

由道一而後經明士以能言經之義獲升背乎道者宏無所容然而思不深則浮意不達則晦識陋則寡要者失則雜馴浮徵於似晦即於蔽寡要啟歧雜馴論駁自其盛猶有頗焉而況藝巧代扇樸雕質滅幾何不分而馳哉雖然道不變也反而折諸經斯一矣始吾隨俗爲經義華於溺巧於轂匪是若弗慊乙亥冬學習復樂記至於姦聲正聲感應之際廢卷而歎悔向之笵鄭衛於

孔牆也日奔馳而道則忩乃盡屏叢說更取聖人賢人之經讀之反覆乎訓故會通乎條理得其大體道本浸出於是截僞放淫凡是且非依經以定念前代一耳目謹尺度莫如小錄所刻程式鈔其最著亦係以士子中是式者先肆焉至萬厤乙酉禁主司之自爲而後止又輯其略曰自景天以上純於質綴訓故撮旨要不自立義課其通師法以否而已最近古成宏正之際更潤色之義則猶之傳也理勝未嘗空爲辭貫諸經而左右取焉故彬彬然其道朙其辭炳正嘉之中言遂無物拾誦外張枝葉潛滋刓方造圓體亦趨卑以下或侈之裁而

不反其朔卒與道裂元氣隨削華巧者始棄而汨之是升降之為我鑒也道可不務乎人同是心聖經厥書迷焉則淪覺焉則昭有立志斯一者咸可以致精吾之學侶得毋有會蹈吾所悔者邪姑以諗之旣而復鈔萬厤丙戌至　國朝士子為世稱傳之文亦係以魁儒鉅人所擬程式於明季之衰著壞亂者棘於　國朝之盛著紹復者艱遂合前所鈔以時後先析為上下二卷嗚呼非經何義儒先旣造道而解經為之義者卽以經核乎道之合離焉繼自今乃人及於古矣夫康熙己卯孟夏長洲何焯書於語古小齋

壽序

吳母沈太碩人壽序

人子之於親也更十年必為壽會中外致賓友侈之以文辭吳之舊然亦曰吾以大吾慶日之喜也吳江吳嘗世繼白兄弟來告予曰在庚辰孟春吾母吳興太碩人壽六十矣請為壽讌之序其由是道哉吳之先安北徙梅磨家未亂自建宋東都艮相今居廟溪也亦在明洪武初元老屋匝水衣冠世世守之吳江之吳有再世為尚書貴盛者視廟溪猶為後門申呂未瘠族黨咸在觀禮者將於吳氏之讌矣二子之先君愼思甫以詩鳴傳

其徒數人自爲栁唐之學他邑言比與風刺者率俯下之今其相與作歌以上碩人壽也宐可比於頌圖㝍吾常聞碩人一事愼思甫將爲子納幣凡色繒以逮酒果之屬碩人悉自營之家獨無新髹漆合子愼思甫適入城曰吾以假之某所會坐上有譚客愼思甫與抵掌終日歸則怠矣碩人笑曰趣具書爾故不以煩君也則碩人之勤勞恭順由可推見欲採風者又將於吳氏之譏矣是舉也微二子請其盛實足以書雖然之二者固其已然者也二子豈無以自致之於吾親者邪愼思甫無先居之財歿後六年而二子得以弗窘於寒飢則碩人

一身之艱瘁可知矣二子者固當思所以報養其母思報其母莫若貽以令名惟令名為無窮其子而貞臣良士也者則其母亦班於貞臣良士之母也其子而聖人賢人也者則其母亦班於聖人賢人之母也在二子自致之耳窮巷之嫠拮据荼苦其嘗之者備矣或竟以泯泯陶公母湛截髮一供客而稱傳到今豈不以子哉以詩言之文王之母徽音播雅成風妾也見於三頌六經與天地不毀則其壽亦並天地也可不為二子願之乎人之進德與日俱新而門祚與替恆十年以變逮碩人之七十吾跂二子之亦有可書也康熙己卯七月之望

同郡後學何焯

恭祝伯母武陵太夫人八秩榮壽詩序

康熙五十年辛卯我伯母武陵老夫人春秋八秩宗黨之老謀所以侑壽觴者將徵求同郡之善頌以進而預以序授簡於其從子焯曰三百篇始系以序卜氏之所傳衞宏之所作一言而已後之爲序者侈於詩詩之所不備者必得序而著焉是詩顧有待於序也夫人之多壽其頌之而有當者惟若知之詳且眞不可以讓小子辭不獲命爲之仰而思作而言曰惟

聖天子臨御五十年久道化成自建元以後始一再見

也我伯母之康彊壽考適會宇宙太和之氣爲聖世嘉瑞又自我曾祖母以來始一再見也昝者我之曾祖母弘農太孺人以逮伯祖母武陵太恭人我祖母平原太夫人世母武陵太宜人我母延陵太孺人皆以貞靜和順宗黨推之爲母師女士伯母則世母同懷之女兄弟其先後歸於我而事伯祖母太宜人又傳所謂姪其從姑者其一德可知也奕世相仍宜皆高明顯融備享天下之福祥然而受氣於天者厚薄有不齊當曾祖母七十時陸兗祿晚菴偕同社諸名流敦升堂拜母之誼兗祿復爲文數百言申以期頤之祝而僅八秩之半而止

伯祖母甲子不及一周世母逾周甲而亦僅開七秩之半而止我母則不及四十也惟我祖母以康熙丙寅冬壽躋八秩前一年乙丑焯在京師即乞前輩之有聲於詞館者自先師慕廬宗伯至益都趙秋谷中允數人皆為歌詩時慈谿姜丈以諸生在史局亦預焉方期張之蓬壁以為光寵而餘杭之酒未行東海之塵已變潘輿之攀戀雖長顧若羸老何今我伯母之八十也耳目聰明手足便利杖倚壁而不拄鍼劈縷而可度階前無怯於苔痕牀下不惑於蟻鬬戴勝之姥可數邀其降蟠木之實可頻摘其熟是尤三世二百載中未有之盛也而

豈易得哉在昔吾郡士子專工制舉之文閒有從事詩古文者相與目笑之爲穕學猶記大冶相國爲都憲觀風以吳會吟行及和范石湖閶門初泛命題士子相顧不知吳會行載在文選石湖集亦唯汪鈍翁前輩架上有之及後數年此集遂有刻本及今三十餘年而

聖天子稽古右文崇儒勸學浹於海宇士有不談風雅者則樵夫笑之乙酉　六飛南幸夾道獻賦頌者不絕乃　命扈蹕詞臣試之宰相復第其甲乙以進一舉而取以儲詞館之選凡五十有三人由是慕效者愈衆左右大臣以文教爲己任者方議增秋賦解額爲廣厲學

官之路則自今長筵毓啟金聲玉振更唱交奏無煩如
答年之取盈於他省此又爲快也夫詩足以畫章三百
篇者莫如昭明之所選其首以廣微之補雅繼以康樂
之述德又繼以韋張之勸勵舉以况我伯母今日之壽
讌則亦可謂斷章而必類者也廣微之補白華不云乎
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
亹忘劬我元調伯兄少而才致魁傑知名坊社者四十
年選定制藝雞林賈人爭購其書當世父觀學江右所
甄錄者至今頌爲得人惟我伯兄與倬雲章漢兩弟左
右之然而棲遲舉場不肎詭遇以求一當即入粟令下

凡士大夫家子弟稍有才智者皆得一官以去師儒之職惟斆學半猶爲清選而伯兄眷戀庭闈亦不屑就我佩金四弟之志猶是也斯眞無營無欲能潔白以奉其親者邪焯自冠字以後奔走南北雖兢兢守身幸無黜辱然定省溫凊曠闕已多終不敢望如伯兄四弟日侍於伯母之側也其亦可謂難矣然而天下虧盈之理恆若循環自我曾祖以來伯祖與世父猶木之有榦焉我祖我父則其支也二伯父又榦中之支也花發有早晚實成有少多然榮悴未有獨被者也我家之傳緒至世父而滋大倬雲章漢又繼之其中榦之最盛乎以焯之

無似亦得介乎倬雲章漢之間邀　特恩而竊非據其

小支之翩反適當陽和穿漏乎然雨露之潤中幹與新

支俱受之歟藥收實𤸱獨後歟我同堂兄弟中唯伯兄

之子成立最早翊藻妙年即推黌序之俊爲伯兄之孫

者天才秀發亦已露頭角佩金二子子懷子未皆以英

絕之姿沈潛下帷文格出拔青紫可拾也康樂之述德

曰兼抱濟物性而不嬰垢氛蓋亦推其潔白者以兼濟

非以出處爲加損也韋孟作諷諫之詩是其原本忠孝

家世傳經之本茂先勵志之詩有云進德修業光輝日

新翊藻能率先子弟不懈益勤以應太平右文之運韋

氏之仍世宰輔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爸我祖母日望焯之得志於兩闈而荒怠自棄致身不早未獲博堊白之一笑今茲羣從鑒而自鞭及伯母精力康强使序齒錄中大書重慶繼此九十又當

聖天子撫疆歷服六十年其進於筵前者燕喜壽母之頌其鳴　國家之盛者雲漢爲章壽考作人之雅也進乎選矣爲祝慶者又可勝道哉謹序歲之初吉

賜進士出身　內廷供奉　皇子伴讀充佩文韻府編纂官翰林院庶吉士姪焯頓首百拜撰

憩閒堂八十壽讌詩序

八十翁憩間堂主人舅氏維岳先生外王母之姪也其生辰在丁酉之月正元日前一歲陸氏之甥元功博徵名流祝嘏之辭將侑屠蘇之觴以進而以書來告小子焯曰舅氏之七十吾嘗請秀水竹垞先生爲之序其文編錄曝書亭集中今將以屬子𠟠在諸甥之列其可多讓乎小子自維以文遠非前輩之亞匹其習吾舅氏也則淺於竹垞先生乃就其心儀舅氏以爲必獲是壽者略系其後焉葢人生稟强綿遠其精神血氣得之於天者所賦固使獨也而有所以自作元命者必其德之厚識之達純白不汨冰炭不交夫然後能導和而葆眞不

假屈伸吐納坐致夫彭祖松喬之所好矣舅氏早多長
者之游俯仰遷貿高門降衡金松粉竹胥化蕭艾葛帔
練裙自嫌瑣尾道逢而若不相識踏門而當關莫報遂
爲常態矣舅氏則必營護其漂搖津濟其跛履投轄無
倦損產不辭非德之厚而能若是乎狹路摧輈編籬插
棘升劉班之堂者莫過殷鐵與南亭之游者罔入平泉
舅氏從容道故爾無猜間有君卿之智而羞以俠名蓋
惟雅道自將灑然物外也牽絲製錦亦曰多門苟有因
依淮海可變舅氏於五十年之中宦爲宋都之鷁不遂
棐縣之鳧左圖右史几鼎牀琴自適已事而已佳日多

暇游娛博弈或窮日夜樂此忘疲終不以易聽雞戴星
也其識可謂達矣是以神明不衰手足便利偶譚及法
書名畫壯盛曾一過目者題識之多或至一二十人誦
其文辭舉其爵里不少遺忘雖聽張茂先之譚史漢目
虞伯施爲行秘書無以逾之精强少年不敢望焉奇物
古器流傳付授歷歷指數又如此李少君識齊桓柏寢
之所陳聞者咸駭爲數百歲人也惟其德之厚則和氣
益完識之達則眞趣罔滯享洞天之淸祿爲地行之儆
仙誠不能測其所至也已矣元功居樽下其爲我敬誦
之舅氏或爲忻然而笑爲小子亦微窺於祝慶之本乎

吾外王母有舅氏三人與吾母皆同産綏遠先生其季也今丁酉亦屆七十矣而小子未能如元功之事吾䫉開舅氏者悠悠我思南望而無以自比於人長筵之上中外戚集安得不屬耳目於元功也哉康熙丙申重九表甥義門何焯再拜恭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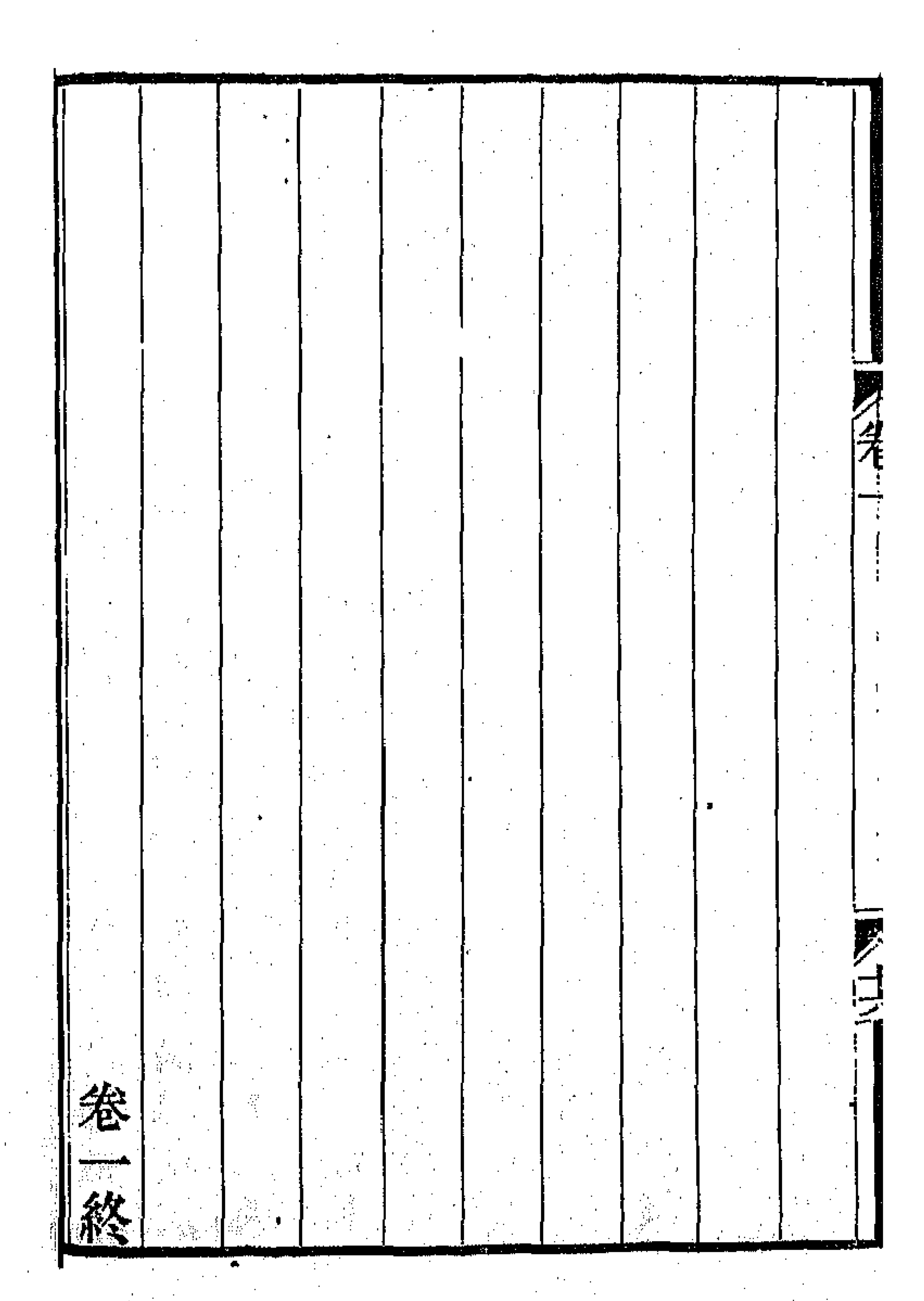
李君濟生六十壽序

余與君交在癸酉之春年壯氣盛並思得一當以自標表於世既而羇環南北侵羇老大然君之尙義重諾好交名流則益周旋夷險不避風雨旣命其子弟皆及吾門而凡吾徒之材秀有文者君皆兄弟行之其他聞人

美士無不折節與友故君雖旅寄而吳門之譚游道者
如面之有創焉余晚得一官而復遭挫君亦久游減産
今年辛丑余既六十過二而及五月某日爲君生辰則
又甲子一周矣書問往復殷勤慰藉廻思曩游可以一
唲也顧君精神益强志尙彌大覩三四十時不少有衰
颯之氣以槩於中者余讀離之九三常人之情志隨年
變日昃方及暮氣爽之不鼓歌以娛樂則歎老而悲傷
惟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葢其畜者厚故其氣不衰自始
至終一皆朝氣淸明猝逢其會則可立無疆之業而讎
畢生之志𠕋因晼晚而謀樂以荒志與嗟以惰歸乎然

則今之志得意滿者覩陰偷息卽膚革充盈已慊慊如就盡而君之感槩激昻奮雖種種烜若初出之日方將經口煋晝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君族居婺之李田宗黨萬家前後以科名起者纍纍有人君少卽入山伐材浮江達漢以鬻於吳會之區其貲可以官而其材可以用然顧不屑獨爲子弟禮名師裒書卷一意勸學以紹前聞凡昏喪葬䒀之用以及米鹽膏火之資君皆身任之葢其孝友懇誠有過人者諸公長者爭與之交其有以也今日齊女之門棨楣照水竹椽篷戶棲於方村之上而賢豪之酌大斗而歌介祉者如登陳君之堂占德

星之聚山川爲之增輝華日月爲之酉馭夫豈世俗席
長筵頁諛噱之可同乎余與君交尤厚故先諸公而爲
侑觴之序通家老友義門何焯拜撰



卷一終

義門先生集

歸安吳　雲
元和韓　崇　同輯
吳江翁大年

卷二

記

鵞湖書院記

鵞湖者考亭朱子象山陸子講道處也昝東萊呂氏與朱子交善又於陸子有塲屋之知見二君子平日操論有不同者故約爲鵞湖之會而朱子及陸子兄弟皆赴焉後人就其地立爲書院以祠四賢起於宋淳祐閒賜

額文宗延及前代屢有修舉或曰朱陸之異同五百年來以爲口實今同堂而祀於古者配祔之義何居余曰不然二子之相崇重者至矣朱門誨學者以持守推服象山爲不可及白鹿講章朱子至爲之避席上手謝焉陸之於朱則有泰山喬嶽之歎故朱子有言南渡以來理會切實功夫者吾與子靜兩人而已原其講辯豪芒之指一則慮玩心高明之失實一則恐著意精微之離眞二者於末學誠皆有獎焉雖朱子亦謂空拾短集長庶無墮於一偏也曾游夏同師夫子而本末之論互爲訾謷二程張邵相與切劘者數十年然其說流獘程

子猶有微辭今語高第弟子則文學之科同配聖師朱子敘道統淵源竝以周程邵張釋眞精舍未嘗以其小不同者爲病然則朱陸之其俎豆而處閟宮也而又何猜乎今

天子衡量道術一以朱子爲宗

聖人有作萬世論定矣枉學者誠宜稟

皇極之彝訓奉一先生之言以講以思以服以行庶幾沿河入海而無斷潢絕港之差也而又當知張邵及陸之於程朱其學雖微有同異而實相成非若孔曼告孟之不同室無陷於膚末者吠聲之習以長夫晚出橫議

之風是之謂能自得師矣曩歲逆藩變亂西江適在其衝兵燹之餘舊宇堙圮康熙癸亥前令潘君某曾一修之今又頽敝施君德涵以名進士來尹是邦尋訪名迹慨言更新會諸上憲皆留意文事故請上輒報加以慰獎規橅旣備考落有期適余以丐歸經過俟與邑之人士邀請瞻謁而以祠記相屬余惟爲政者首訪邦之明祀勝蹟繼而修之古之君子皆然況夫羣哲論道之區學術源流移風百代而可以翳諸荒榛乎且夫書院之建實與國家學校相爲表裏李渤高士爾講洞之廢朱子猶惓惓焉今使先賢遺址煥然崇修江右故理學地

必有游於斯而奮乎興起以紹前緒者倡明者之功於是爲大故不可以無書

普濟堂記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張子曰民吾同胞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是以　國家設立養濟院以存恤之惟恐有一夫不得其所然一入其中即與乞丐同列故負性帶氣之人有寍飢而不肯入者亦有羈旅窮窘或遇疾病無以自活然本非土著不得入者往往僵踣道路淡可憫也好義之君子從而憂之故京師彰義門之

外設立普濟堂給其饘粥儲之藥餌其功足以佐王政之所不及焯癸未歲祇直　南書房時近臣適以碑文上請我
皇上不憚親灑宸翰以示與人爲善之意侍從諸臣見而知之者退而相與仰歎
大聖人之用心之廣大其爲天下好義勸至深遠也哭四達之會生齒繁滋商賈行旅之所走集其值流離困乏待於拯贍者空不減於京師又當積歲歉儉土著之民亦失所者衆於是陳明智之徒將謀作普濟堂於虎邱之半塘使之有以保其生而後其死乃告助於能以天

地聖人之心爲心者夫天下之好義一也已處於飽煖而疾視他人之飢餓已處於康強而疾視他人之疾憊人類之所不忍也吾見富者出財貧者出力以其成之不謀自合焉豈獨京師稱盛事哉

潬上書屋記

石城峙前天平倚後平田繚左溪流帶右其中老屋五楹規制樸野廣庭盈畝植以叢桂名曰潬上志地也皂莢庭即書堂之後庭雜樓一樹直搜清霄曲幹橫枝連青接黛毎曦晨伏晝不受日影下有蔀屋偃憩者莫不忘返矣曲盌闌由園門折而東又折而北又再折而東

北左並廣池右迫桂屏接木連架旁植木香薔薇諸卉
引蔓覆蓋其上花時追賞爛然錯繡坦坦猗石梁枉介
白亭之前廣八尺長倍之平坦可以置酒追涼坐月致
爲佳勝介白亭三面臨水軒爽絕倫左則修竹萬竿儼
然屏障前則海棠一本映若疎簾旁有古梅蚴蟉屈曲
最供撫玩舊爲隱士吳江徐白介白所築故表目焉升
月軒臨水面東月從隔岸修篁間﨑緣而上故以名軒
聽雨樓桐響松鳴時時聞雨霜枯木落往往見山帷林
草堂三間北望茶塢山如對半璧其前嘉木列侍若帷
若幕中有古桐一株橫臥池上霜皮香骨尤爲奇絕庭

後蔬蒔藥畦夏蘤秋葩未嘗去目暖翠浮嵐閣卽帷林
後之右偏壘石爲山構楹爲閣四山嶊嵲環列如屏障
烟雲蓊鬱晨夕萬狀昔賢拄笏恐未盡斯致冰荷壑帷
林之前廣池兩岸梅木交映水光沉碧臨流孤坐寒沁
心脾桐桂山房叢桂交其前孤桐峙其後焚香把卷秋
夏爲佳益者三友之蹊細篠蒙密桐桂交錯中有微徑
沿流詰曲爲損爲益求友者當自辨之小波塘介白亭
後之方池細浪文漪涵清瀁碧游鱗翔羽自相映帶摘
翁岡枕池之東土岡蜿蜒其上修篁林立掃籜剔萌頗
供幽事木芙蓉溆土岡之下池岸連延暑退涼生芙蓉

櫳開折芳搴秀宛然圖畫魚幢池漾廣處立石幢一游魚環繞有邈然千里之意藝窩陋室北嚮窗如淡冬庭有古梅幽幽藝龍君子居之經學是攻飯牛宮東皋之涘翠羽黃雲三時彌望草亭低覆過者以爲牛宮爾東浒橋橫跨流水前後澄潭映空月夜淪漣泛灩行其上者如濯冰壺研北邨修竹之內茅舍數閒外接平疇居然邨落一窗受明罍香圜几視友仁之在闤闠有過之

傳

管父才傳 此篇不知從何處采錄徑名曰傳豈不可笑不讀書人孫作辭事直是無可如何乃備之刻大抵此類

管父才字麟公康熙庚戌進士邃於理學與同年友陸

朧其講論諸儒異同洨相契合至性孝友親老不仕克盡子職事兄捷夔敬備至推巳析之産於幼弟又爲其師程智營葬地經紀其喪制行卓越人咸重之

顧蒼羽小傳

顧大鵬字蒼羽長洲縣人考功松交先生之從孫幼挺淳至以孝謹稱於宗族鄉黨間父觴堂先生爲毘陵郡文學抱病臥官舍偕兩弟奔走經年挾醫師致藥物所以治療者百方大鵬體素羸遂以積勞成瘵疾然弗敢有幾微倦怠意觴堂欲以病乞休而舊例計典將届凡以病自言者皆不見聽僅得請假歸里就醫適督學歲

考職當部送諸生府檄復至促往莅事大鵬念父病方少間一動必至洸頓乃力疾獨往以情自言於刺史請寬假期舟小往來冒風露體益憊亦不自知也大鵬皝往儕堂病勢復變歸則已彌留矣三月二十三日儕堂終大鵬哭不絕聲踊無數親屬前抱持之不能止比斂昏不知人親屬強以湯飲進而後蘇至二十九日匍匐一慟頓仆遂絕嘔血灑地班班如漬金石磨刮不可去焉大鵬早有文筆與里中高材生楊繩武陳景雲徐葆光陳震張位以古今之業鏃礪馳騁然不辯於口故知之者少其弟升名兩闈選爲庶吉士而大鵬止於歲貢

生殁時年四十九

係之以贊曰孝經言毁不滅性特謂當循三日而食之節無以殁傷生非恐其殁滅不致乎哀而預抑之也方其痛親之殁傷腎乾肝焦肺亦何暇計其身之存亾其不從親於地下者豈凡爲子者之始志哉顧子以哭泣之哀距親喪七日而殁固子道之正不當以滅性爲疑春秋書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左氏傳曰毁也穀梁傳曰子卒曰正也合二傳之文則知不幸而以毁卒者未嘗不得乎其正焉夫而後可以教孝矣故書其大略以備史氏之採同里義門何焯撰

襍文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周禮司徒之教必曰六德六藝士之器識文藝未有不相兼者也學者知之明則行之益當故文藝又嘗爲器識之助焉唐承齊梁陳隋之後去古者黨庠術序之澤遠矣其爲學不出乎風雲月露之詞章逐末而昧其本所謂文藝者非古之文藝也於是士習日以浮薄急名躁進者多雖經貞觀之治猶不能以盡返故裴行儉有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之說而其預揣王楊盧駱四子之終身亦若燭照數計秉銓衡者以爲相士之格言至論

其之能易焉蓋嘗論之王勃以文中子之孫不思克紹家學以周公經制孔子刪述爲歸而徒庾信徐陵之是效固器識之不足而文學雖拔出一時終無可重者也楊炯以沈靜令終要其人本難大受照鄰嘗奉教於孫思邈然求爲山棲谷飲樂壽無累之士亦不可得獨駱賓王者傳檄以討武氏後之君子或憐其得附於忠義傳誦其文至今且以爲其人本出於不幸而非器識之咎竊亦以爲不然蓋忠義之士自有中道委蛇濟變如狄仁傑之默爲轉移可也浮沈下位以老其才如張柬之及時而奮可也事機未至而妄動則所病在器不知

徐敬業之不足以匡復則所病在識矣固空行儉之論於四子皆不失一而必獨以器識爲先也若夫自宋以來鉅儒繼作其爲學也本之於躬行而發爲有德之言其書立於學官復有六德六藝之遺故士之涉其流者風尚粹然復返於端厚庶幾於本末兼該則因其文藝之大醇可卜其器識之遠到知言知人或有進乎行儉之識者存矣然在下之士可不以此自警哉謹論

賀表

伏以 日御方行迅掃龍庭之迹 星弧直指俄空狼角之氛功獨成於

宸斷七德本出萬全捷皆應於
睿謀一怒不煩再舉威加八表慶叶三靈臣等誠懽誠
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逆主悉臣効順者神之所助乍
叛乍服爲逆者天之所誅故軒巡涿鹿蚩尤之肩髀橫
分禹狩會稽防風之骨骼斷棄觀扆方侮五行則鈞臺
誓旅昆吾將稔三蘖則景亳再征高宗克先零之祖鬼
方勞以三年宣王伐葷粥之苗太原行於六月葢愧德
怛威枉彼曾無先覺除兇禁暴維我豈得後時然師武
臣力決勝多寄爪牙拙速工遲運籌時咨帷幄未有不
赦不疑操先定之志是伐是肆收獨克之勳如　今日

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臣列辟　功君百王　經文緯武守成

廓開創之規　秋肅春生征伐濟禮樂之用從來約束

降王俾各安於覆載惟欲保持屬國令偕樂於昇平未

嘗勤偏師以出塞襲建元之啟疆豈肯輕

萬乘以待邊陲永樂之掃穴惟是奧逆游魂悠遠爲師

徒所不至冥頑逋寇毒螫爲訓誡所不悛唇齒輒圖薦

食鯨逐蛟而愈貪卵翼難及敗羣厲惡鶚之好殺特宏

神略遠屆

天聲驅貔虎以獵戾王懸日月以照霜雪游騎西行勝

先制於斷臂元戎中出威已憯於攻心黃旗紫氣旣壓於前霜鏑彤珠復犄厥後雉竄何從氣不盈於一鼓羊牽莫許圍難突於三重中堅立碎劘壘震子母之神鎗首尾紛披攪陣舞縱橫之獸盾遂使周首之門埋元方隘燕然之碣築觀但高師非獲已原息其弱吐強吞網不終疎亦𦡱以草薙禽獮從此鴞變好音戰士無何以家爲之請鼠龐夜動貢使絕拜戎不暇之言皆由篤近而舉遠常以無外爲仁故能保大而定功歸於不殺爲武臣等耳剽三五之表餌胸無數萬之甲兵旣怯奮身以赴敵執殳前驅復謝毀家以佐公轉饋先至庶幾成

功告於神明燀力儗相如之頌大業刻之金石竭思摹
韓愈之碑伏願　壽格無疆　政敷有截王業必自憂
勤而致逸樂聖人不以內寍而忘外憂惟我
皇上以繼世而兼開基故當不憚勞　一人以安天下
今薄海而外既以賓服　光天之下罔不爲親賓
聖子神孫無疆之休羣黎百姓並受之福　制作百年
貫胸鑿首之民皆知周孔　詩本九域緩耳反舌之俗
胥傚顏原豈數功由羣帥雄誇報千古之儷奚談事詭
典章爇受天可汗之號惟見萬國羣趨難名者魏魏蕩
蕩四方來賀勿替者繼繼繩繩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踊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判十則

講讀律令

法外有意非研練者弗周知議事以制惟熟精者能肆應明敕刑本五罰始齊於三百勿誤庶獄三尺卽是其六經今某徒羞以吏爲師遂忽民命所寄豈知史佚奉教周公惟大本蘇公之式仲尼淚取叔向以能用臯陶之刑若明法不逮於專科必舞文但聽之姦吏望其致

君堯舜罰其不習蕭曹

攬納稅糧

催科之責專司無用於代庖轉運之需假人豈減於直達未必慮重陽之好句方成詩人敗意豈惟恐朱陳之古風難盡縣吏盈門今某會計兼司於五民土田遂占於一邑當屬陰操出納之長短轉輾遂其侵牟加之糶時稱貸於下貧緩急悉其乘并剋或私徵而妄費又將比戶而再輸惟精核其主名庶力懲於影附

鄉飲酒禮

舉三代之墜典惟敬老而尊賢修郡國之美談將移風

而易俗自非洛中之四賢豈厭一時之望雖復香山之九老敢云盡是其人今某君俊無聞於士論几杖輒至於賓筵鹿鳴魚麗之入耳何異工誦茅鴟大夫君子之令言不惟尉懈離畢儻行如蘇洵之戒族則謬逾於謹之在雍爾入於刑我愛其禮

優恤軍屬

覓封侯於萬里未免兒女之悲懸賞格以千家不救朝夕之急中古采薇零雨之篇悉心憫勞近代新婚垂老之別到骨酸嘶今某不引激勸於後勳并吝出納於成勩亦聞南城之夫人尚存不除其國不見冠軍之遺孤

未壯詔養於宮乃致李同有靡訖之親蘇武有去帷之婦毎致三軍之失望猶恨一眚之莫償

修理倉庫

積貯係國家之命脈擁護必勤貲儲作城社之腹心扞衛方切故倉庾之掌承周而爲族大庭之庫至魯而猶新今某智不追於綢繆功彌疎於塗塈如畫馬伏波之山川覩聚米者歷歷似展杜征南之胸臆閱矛戟者森森猥慕露積之不垣姝乖勇夫之重閉儻免疑鄰而智子當先儆怠而督奸

匿稅

摧商賈之奇羸原期抑末稽貨賄之出入亦恐藏奸故
邊陲謹茶馬之司而內地重關津之寄今某明違規條
暗營輸運豈比汲縣科斗之文易水磨煤之製卻車可
以無征諒非湘江虒痕之管端溪水翦之雲滿載從來
不稅入物管人猶從寬貸

失儀

九天閶闔仰肅穆之威容萬國衣冠思對揚乎休命非
協周禮司儀之度能免漢庭柱後之彈今某旣顛倒其
裳衣亦遺忘其表序非若褚公斂板僅下官之誤通難
擬常侍登牀當翰釁之游戲假使受鰲宣室則螭頭可

以直登如其陪祀甘泉則豹尾將無橫過俾人示罰山野宜懲

越城

王公設險守禦在所必嚴勇夫重閉出入宜遵其限故園乃樹檀便畏言其踰越圃惟折柳猶思顧彼夜晨今某不聽金鑰私度玉門豈燭武之見秦君懸而夜縋似蕭曹之保劉季恐乃踰城律以重典用備非常

淹禁

飢鷹在鞲目惟盼夫青雲嘯猨繫檻腸毎迴於碧嶂故鍾儀君子立脫南冠之囚季孫行人不留西河之館今

某已除司寇之籍使爲圜土之淹未必夏侯授經踰冬乃能卒業豈爲蘇軾詩案及春恰是歸期罰懲厥玩獄庶乎空

誣告

民期無訟君子必以刑措爲心詞若無情小人孰敢干正以試懸仁壽之鏡肺腑畢現其眞燃牛渚之犀魑魅莫逃其影今某乃於夏日秋霜之下肆南箕貝錦之工將謂臯陶眞瞽不能片言立折妄意曾參賢母亦以三至成疑眈訐以加誣亦答而復坐

世祖章皇帝輯勸善嘉言恭紀

欽惟
世祖章皇帝嘗採經籍勸善嘉言以貽億萬年之子孫
皇子九殿下胚胎前訓肅拜洛誦顧諟勿諼因書之
以為屏障閱者咸以東平樂善為比焯竊謂樂善者所
以要其成勸善者所以勉其始古之大賢未有不先之
以懲忿窒欲而能遽進於善者也蓋孔子論諸侯之孝
而於詩之小旻斷章焉　皇子常能以戰戰兢兢之心
對越
世祖章皇帝勤勤懇懇之意由勸以馴至於樂庶幾哉
長守富貴而同揆乎東平之懿矣

御賜近視眼鏡銘

虞廷明四目漢祖見萬里依我日月光九思此焉始

祭王賓日文

惟靈導江夏之遙源擢豫章之高枝少孤露而有見長特達而多奇五都則意氣自台三川則聲譽先馳惱貧材兮不試徒有志兮無時聊潔身而高蹈乃課子以下帷謂一經之獲傳勝萬鎰之是遺遂圖畫爲小像示後人以志斯果三珠之鵲起惟文武之所施況相依於甥館又必作夫戶楣縱莊缶之已擊亦禍履其方殺緊中年之甫届入佳境而遽辭嗟天命兮難問初無非之可

知愈衰門之非偶辱託婣以儷皮囙潘楊之有異敢因
聘而爲資始問名於甲寅迨庚午以結褵□弱女之事
舅月僅逾彼一期職佐□兮未久賴介婦兮攝司孫初
生而在抱更不得夫而含飴嗚呼哀哉幽明長巳永隔
情好詎忍或虧敬再拜而陳奠庶音塵之可追若此身
而玉立忽來降兮不遐尙饗

程公墓志後記

秀水朱先生旣志封中大夫程公之葬葬師有謂支干
與幽壤未協者遂改卜日蠱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
一日乃克窆於時朱先生久游道山矣國珍循栁儀曹

續槃澤尉周君志故事又請何焯志終事之年月日

□□庵募緣疏

天下布施獲福之事其有諸乎曰有諸曰然則梁武不免於矦景之難此豈施之未徧耶曰梁武據上流大藩不思矦國因而爲利區區奉佛曾足以贖其邱山之罪哉故誌公早有冤家生矣之言此其當身之報不可誣也然慶流後嗣爰及於唐蕭氏八葉宰相或亦能施實□且夫桀權藉勢之人巧取豪奪動以千萬計而損其毫毛絲粟之微遽思遠罪獲福其亦望奢而難給矣然藉是善因於無閒地獄中一念不昧猶可復得人身以

悲悔心入於佛道施其可以已乎若乃匹夫匹婦辛勤力作餘有尺布斗粟□□有所攸施非有所懼諸天護法之神鑒其至誠予之以福若者可以得樂夭者可以得壽絕者可以得嗣吾見若操劵契以取之也釋氏明達募緣於蓟門之外施之者皆辛勤力作之人也故以是法告焉

卷二終